兩朝憲章録

兩朝憲章録卷之六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十一年壬辰春正月庚戌朔　庚午戶部尚書李瓚卒　辛未始行祈穀禮　丁丑南京戶部尚書鄧璋卒賜祭葬贈太子太保瓚涿州人為逆瑾所搆下獄後瑾誅出之致仕仍撫河南討勦流賊總制陝西擊敗套虜經略哈密土魯番遂致納款前後以功屢受勅獎　甲寅詔大同等邊立義塚凡陣亡軍民及凶歲死亡無主者俱令有司收瘞仍降文諭祭從御史徐汝圭奏也　二月己亥南京禮部尚書江瀾卒謚文昭　己酉召還大學士張孚敬先

具疏馳謝　上優詔報聞　三月庚戌以　獻皇所製含
春堂詩傳訓三篇御書大象　上所製祖德詩敬一箴欽
天記誦及內府書籍賜尚書王瓊王憲等　戊辰　上御
奉天殿賜林大欽等三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癸巳金星晝見
五月庚戌吏部言頃奉三途並用明旨誠立賢無方之意
第撫按所薦者進士常十之七八舉人才百之二三歲貢
則絕不齒及雖欵並用何由憑據請令撫按無問舉人歲
貢拔其優異者以薦本部覈實奏請詔可　壬子兵部左
侍郎潘希曾卒希曾金華縣人為兵部給事中忤逆瑾矯

制廷杖削籍為民瑾誅復職後提督南贛屢殄巨寇北沿河築長堤濬支河漕運遂通平生職務自盡恬于進取居南太常凡六年貳卿且三年不以滯留介意有大臣之風卒贈兵部尚書　庚申南贛提督都御史陶諧奏南贛往役比各處煩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户力士等項名色為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復有聽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為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　上從之

臣按洪武册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册籍以定差役既

漏戶口者有禁變亂板籍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貧責富輸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條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役之猶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即三四年而已一周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七身破家固困也而江北雜差頗無休息亦困也南懲名色多而徭役重其雜差之故耳近者條鞭法行槩算丁田總括衆役每夏稅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之時

更無分外誅求官民兩獲其便陶琰南贛之憂寧無
慮矣
丙子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方獻夫應召詔同張孚敬
等入內閣辦事　己卯戶部覆御史張惟恕奏國家屯政
疆界冊籍俱已定正邇來疆界混冒冊籍不明田歸豪右
賦累貧軍大非分屯之舊宜及今釐革之初比照民田黃
冊事體凡屯田歲入悉登冊籍人給一券十年一查　上
是其言　甲申詔封劉基九世孫瑜為誠意伯予誥券世
襲　戊戌御史徐汝圭上兵食疏言延綏宜漕石州保德
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陽漢粟由漢中以達於陝

大宜二麥將發多方糴買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居庸以為紫荆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僨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為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宣府以為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為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選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軍九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之煩擾失報可　七月壬子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條陳江防事宜一留太倉兵備一員督理海濱以備盜一禁造沙船興販私鹽使之肆其摽掠一港

口要害之地宜復置巡船一二首捕操江以時巡歷江道其新江口宜設官軍以聽調遣得旨兵備官不必設餘如議行

壬戌廣東僉事龔大稔劾奏吏部尚書方獻夫及守制詹事霍韜家居寵利投獻等事獻夫自辯上優詔答之令大稔田籍開往勘爲民

丙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瓊卒贈少保謚恭襄瓊倜儻多大節居官所至有聲遇事敢爲應機立斷初若不經思者然所指揮即的然可經久不易正德末年天下多事瓊典本兵多所調度逆濠之變慷慨陳計中外恃以無恐撫定羌夷中國封守西陲允賴特任數御物陷于傾巧士亦以此少之

己巳詔大學

士方獻夫掌吏部事 甲戌國子監啓聖祠成 八月丙子 上體違和數不視朝鴻臚官因請領繳勅書及辭見人員暫受事左順門後因循遂為定制于是禮部尚書夏言以為廢上下之禮非臣子之心所安 上深然之仍遵舊制行如遇雨雪風寒三五日不視朝並令候代若免朝日久方准受命左順門著為令 丁丑歷代帝王廟成己卯彗星見東井芒長尺餘後東北行歷天津星宿芒漸長至丈餘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至十二月甲戌凡一百十五日而滅 黄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棄魚臺為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

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詔廷臣會議　乙未侍講
學士廖道南陳二議一曰復史記夫左史記事右史記言
古制皆然　太祖之設起居注　仁宗之開弘文館並師
此意自宣德後相權重史職輕而起居注遂廢矣今宜選
翰林中學識優異者俾兼起居日記言動以至邦有大政
民有大眚皆令書之則史職不爲虛設矣二曰儲史官昔
太祖開文華殿選諸進士讀中秘書以學士教之當時
如解縉黃淮爲名臣有裨治體　成祖諭曾棨等以立志
須遠大之語而是科得人最盛近乃廢而不講使匪人備
員宜令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凡學問該博敦行孝友者

召試館職則史官不至鈌人矣　上嘉其言下所司知之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爲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然亦遂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見事亦無可紀者凡修史則集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六科十館事類者爲二館以年月編次雜合而成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不過紀出身官階遷秩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臣讀廖道南一疏又讀王鏊長語乃知史記不復史官不儲為我明缺典也　世宗嘉其言而所司未見諸行亦柰何哉我　太祖嘗設起居注官維時宋濂吳沉詹同王褘居其職日侍左右紀錄言動觀大明日歷洪武聖政記蓋一代之信史也其後左右無史官宮中無起居注又安有世掌其職者憶法宮遠在天上禁門殊絕人間即有嘉猷懿行何所考據而縱或過言過動亦何所懲戒自萬曆三年内閣題准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起居錄聖諭詔勑冊文等項其諸司章奏另官編述月終一簽歲終入匱亦庶

手稽古定制而得我　太祖遺意矣噫官至三品始得立傳假使有周惇頤張載者亦遂泯滅乎必如宋史乃為無遺而人亦無不激勵矣况出身遷秩豈係重輕而褒貶其人未必盡公又何取乎

辛丑禮科給事中魏良弼引占書上言彗星晨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姦臣在側張孚敬竊弄威權驕恣專横妖星示異實惟所召乞亟罷免疏入報聞孚敬奏辯亦報聞于是兵科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辯飾姦媢嫉愈甚不去孚敬天意終不可回也　上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令孚敬自陳狀准致仕去　九月己酉戶部尚書遂

貢卒貢歷城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力追古作一變至雅然耽於詩酒憲臣劾其居官不事事而海内文士爭向慕之 丁巳講官侍讀學士吳惠請維藩進講惠言省無益之費罷得已之役維藩言去操切更張之弊務敦厚博大之體上諭李時問之令條列以聞惠言今民窮財盡而宮殿興作不已採木燒磚大為川廣蘇常之患此宜停罷各省歲辦物料宜勅有司准以折色解京從宜置撤毋使民困于徵解之苦此宜節省維藩言士風漸漓以譸張為變通以安靜為迂以嚴急為才幹以寬厚為無能乞于各衙門條陳之言擇其籌慮深長可經久者方

賜施行毋徇操切之論致使求人太過立法太嚴疏上各
報聞二臣有所指切 上亦不之罪也 庚申 上召見
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
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群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
為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材言臣工觸冐刑章者或
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吏部非
坐贓濫者稍加甄別庶乎人材保全三曰慎刑獄言近日
刑官深刻自用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
干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
滯者考覈降調則欽恤之仁達于天下而災沴可弭矣

上令從實舉行 辛酉改文選司郎中王道為左春坊左
諭德 甲子御史李朝綱言内臣鎮守地方本非令甲頃
陛下因大同失事罷太監張俊邊人無不舉手相慶嗣後
請不差補以杜民患從之 十月辛巳金星晝見于辰位
甲申編修楊名再上疏言吏部尚書汪鋐小人之尤武
定侯郭勛奸回之性而 陛下用之是 聖心偏于喜也
建言之臣終于廢棄是 聖心偏于怒也工作屢興所至
騷然民無寧日禱祠累舉輒信末術不惜靡費 上大怒
令鎮撫司用刑考訊鋐具疏謂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
思為報復 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頻死無所指兵部侍郎

黃宗明上疏救名言名萬一致死不免為仁明之累 上愈怒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鞫之法司再議皆不當上乃特旨定名謫戍宗明調外任 甲午吏部尚書廖紀卒紀東光縣人端亮方朴一切世味不入其心居閒以文籍自娛孜孜著述晚歲猶不倦卒謚僖靖 丙申御史郭弘化以彗出東井必土木煩興所致請停不急之工罷採木採珠之令則彗滅而前星燿矣户部尚書許讚言弘化訕宜懲 上怒黜為民 直隸巡按馮恩上疏言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 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臣謂張孚敬根本之彗也

汪鋐腹心之蠧也方獻夫門庭之蠧也三蠧不去則百官不和疏上命錦衣衛官紐械来京問　十一月庚戌工部尚書趙璜卒璜安福人有幹局以才見稱而孜孜奉公士論許之卒謚莊靖　甲寅四川巡撫宋滄獲白兎於梁山縣以獻汪鋐等各獻詩賦　上優答之　辛酉清微殿翠芳亭錦芳亭寳月亭工成　辛未復除編修羅洪先原職辛巳兵部尚書陶琰卒謚恭介琰為兵部右侍郎時逆瑾用事會陝西遊擊徐謙厚賂瑾欲陷御史李高乃訐奏高不法事詔覈之琰盡得謙誣罔狀具以實聞瑾大怒矯詔下琰獄又以他事罰米百石納絳州預備倉三百石令親

請大同上納瑾誅詔釋之後陞今職乞休疏十上乃許之琰為人質諒諄謹直道而行不以進退為喜怒言不詭激事不避難一時稱為名德卒年八十有四 甲午歲暮行大祫禮于 太廟

嘉靖十二年癸巳春正月甲辰朔 丙午河南巡撫吳山獲白鹿于靈寶縣以獻禮部尚書夏言請告獻 太廟

世廟許之 丙辰鴻臚寺少卿陳璋召致仕大學士張孚敬復任 己巳自去歲十月以來薊鎮渤海所大峪關等處時有零虜窺犯恣以望前後月明時昏進曉出初未敢深入十一月中虜四五騎掠鎮虜墩時千户俗壽百户

郭祥率衆百餘人襲之出塞十餘里陷虜伏中而殁虜益無忌由冬及春入寇無慮十四五次每入不過数十人或經日不去分守密雲恭將袁繼勳巽輭特甚擁衆閉壘任虜縱横軍有憤而請戰者輙割其耳虜知其不足懼徜徉去来昌平懐柔密雲間甚被其害 上詔捕繼勳下獄罪以首論 辛未左都御史王璟卒璟沂州人性和恭所歴多憲職不以風裁自着而人稱為長者卒謚恭靖 二月戊辰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三事奏請一欵治先任都御史陳九疇罪二欵遣人和番三欲歸彼降人牙木蘭兵部言黠夷瀆奏漸不可長請傳諭宜修職貢毋得招譴 甲

午禮部左侍郎湛若水進所輯古文小學　上褒答之
庚子戶部尚書孫交卒交鍾祥縣人志行修潔識量宏遠
居官務舉其職無所遜避故所至稱賢其再典戶部承正
德末年公私匱乏之餘裁冗食立經制及致仕二十餘年
清標耆德卓然為海內望云　三月乙巳初開經筵　壬
子禮部尚書夏言撰述四郊禮儀疏以上　上覽之褒其
愛君守正著集精詳名其書為郊禮通典賜言白金襲衣
綵段　丙辰　上臨幸大學釋奠先師孔子以大學士李
時等分獻遣侍郎周用祭啓聖公禮成　上御彝倫堂祭
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

畢上宣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
行以資治化　壬午衍聖公孔聞韶率三氏子孫祭酒林
文俊率學官諸生上表謝恩　上賜聞韶以下衣帶文俊
以下襲衣寶鈔仍賜宴于禮部　庚申侍講學士廖道南
獻　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庚午應天巡撫陳
軾得白兎于無錫縣以獻　上曰白鹿鵲兎屢獻賀自後
有疊至重出者不必舉獻賀之禮禮部宜明示天下勿来
獻于是尚書汪鋐作詩三章美　上謙冲之德　上優答
焉　四月丙子提督總兵張鵠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
言薊州一鎮分為四派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

黄花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闊萬一勾納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策應恐緩不及事頗及今無事時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空穽坑從之　戊子以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爲左都御史庚辰戶部尚書劉璣卒璣咸寧人爲戶部員外郎時詔大臣堪舉治郡者許進薦璣陞瑞州知府郡有盜璣單騎入寨召渠魁諭以禍福衆羅拜泣下璣留寨中信宿飲食寢

處示以不疑盜遂悔悟解散正德初劉瑾用事多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璣為人望欲引以為重自知府擢太僕寺卿不三歲至戶部尚書璣累疏不允自以為瑾所引居常鬱鬱不自得乃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輙醉不對瑾誅上章自劾去既歸里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縕袍脫粟以耕讀為樂每出入乘羸駒一僕自隨鄉人慕之多畫繪其像云

五月丁未吏部追叙吳仲通惠河功從處州知府陞湖廣布政司左叅政

庚戌行取服闋詹事霍韜復任

丙辰禮部尚書夏言言大雩之祀宜奏雲門之舞雲門者乃帝堯之樂取其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

六月辛巳彗

星見于五車芒長五尺餘尾指西南　己亥彗星掃大陵及天大將軍芒長丈餘　七月庚午　上以翰林侍從人少詔吏部博求方正有學術爲衆望所歸者充其選于是部臣疏吏部考功司主事虞順之爲翰林編修以順之等十人名上詔七人改補如擬三人報罷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癸酉都御史王廷相因考察差四御史條例六章以聞一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聳觀聽罔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該部但有姦弊發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御史職在申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賄通神鉗口奪于使詞

人命輕於酷吏故多偏濫自今務虛心推鞫但有寃獄弗拘成案即與辨明一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高下心術真妄第取趨承供張之辦給者以為能至於論劾類以一二質訥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覈實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御史所奏劾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寃狀其漫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着今須一一劾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

亦毋越境參隨以為民擾一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動以小忿遂致構嫵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即以不諳憲體奏請降調　上嘉之　乙丑　皇上第一子生　乙酉以　皇嗣生詔告天下　九月薦西苑新稻于內殿　戊申召禮部考　皇子廟見命名諸儀因勅曰　皇子命名　本朝皆有勅諭夫方未一歲尚不知事而賜之勅是虛文也不如待其知事然後教之又禮曰父命之名朕又思之必當告于　祖考然後可以命子夏言曰命名之日倣古人見子之儀特發一二　天語而賜之

名不用降勑至告于 祖廟而後命予亦宜刱制以備一
代之禮秉法萬世
臣按降之勑諭者是用家承衆弄璋之意重之也
祖制之善也先告於祖而後命之名者是承前啓後
之義尊之也 世宗之善也
十月壬申浙江台溫寧波等府並海諸縣俱有海賊登岸
刼掠官軍禦之惟海門衛指揮楊淮差有斬獲功餘多不
利賊勢益熾巡按御史謝蘭以聞 丙子詔逮建昌侯張
延齡下刑部獄論死革昌國公張鶴齡爵降南京錦衣衛
指揮同知帶俸閒住鶴齡延齡皆慈壽皇太后弟 先朝

憑藉寵靈恣肆驕橫正德中日者曹祖有子鼎為延齡奴父子不相能祖奏延齡等與子鼎陰謀不軌指揮司聰負延齡五百金索之急遂拾曹祖所首事為疏以訐[illegible]事下刑部勘鞫得擅買違制田宅及杖殺僧婢司聰事有證其陰謀不軌事歲遠無左驗尚書聶賢等以應議親臣具獄辭讞上 上怒曰延齡罪在十惡其跡甚明宜從重罪葬告變人亡無從質證今但以多殺無辜僭肆不法之罪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聶賢不奉公秉法姑奪俸半年是夜流星如盞大赤色光明照地起自中台東北行至近濁尾跡化為白氣而散四方大小流星縱橫交行至

旣乃息 十一月癸丑大學士翟鑾以守制去位 上所
賜銀圖書二顆奏進内府一曰清謹學士一曰繩愆輔德
十二月丁亥禮部奏今年災異地震八星隕有聲三天鼓
鳴一雷震殺人一火災一山東平山衛民家牛生犢身有
文前兩足及尾皆成鱗甲中皆毳毛貴州安南衛民家生
一男兩頭四手四足奏上報聞禮臣復言頻奏災異累朝
舊規歷年以來申飭修省今聖德謙冲似蒙採聽而于臣
工無所施行將謂 陛下以災異為諱恐非所以克謹天
戒也 上報以敢不修省仍戒臣工毋得視為故事

兩朝憲章録六卷終

兩朝憲章錄卷之七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十三年甲午春正月戊戌朔　癸卯廢皇后張氏

甲寅冊立德妃方氏為皇后　甲子總理河道副都御史

朱裳會工部郎中鄭東聰楊廷偉言孫家渡渦河二支

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　皇陵及　壽春王陵

至泗州經　祖陵夫　皇陵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　祖

陵東西南三面距河　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淹沒今

宜于　祖陵築土隄以遏汎濫　壽春王陵砌石岸以防

衝決此係事體重大不敢輕舉至請江浦口正黄淮合流

之所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沮壞粮運今宜濬使深廣而又築隄以防水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港以分入海今黃河匯入于海水勢已非其舊而澗河馬邏港及海口諸套俱已淹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遲滯宜將溝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往來爬蕩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臺雖云利澇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一旦他徙則徐沛南北必致乾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匯于汶河築南旺湖堤閘壩以通蓄洩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雖他日岔河之口塞亦非所

憲奏從之　二月癸酉兵部以大同亂卒未平又有虜警請差給事中六人兵部司官六人分詣各邊召募勇敢以資軍實報可　兵科都給事中曾汴言邊事孔棘請令廷臣各薦舉將材起都督馬永用之且言團營重務王憲職任本兵勢難兼攝今邊報旁午營務視昔加重請改左都王廷相提督令憲專心部事從之　己丑大同郎中詹榮有機畧密與指揮紀振遊擊戴濂等相與血盟討賊乃陽按𩗗佑為黃鎮等乞原而陰以榮等謀告總祖問計所從命軍校士廉狀詣總制劉清源總兵郤永巡撫樊繼祖巡出謂馬昇楊麟為叛軍所逼非其心且昇威行城中今勢

震亦思自免誠貸其死今　討賊自效即賊可盡畫弟須捐
數千金以募死士耳繼祖許諾以其謀告清源清源業已
解任欲收後功乃檄榮以三千金赴界會張瓚亦遣副總
兵梁震乘隙入城主事楚書復備以癸酉德音檄示城內
于是宗室官生人等出城迎震書入諭歡聲雷動其夕界
鎮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輕車赴鎮復斬首惡
許章等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瓚至與蘇佑集諸文武將佐
置酒高會自是大定無不室家相慶　閏二月癸卯蔭前
江西副使贈禮部尚書許逵子瑺為國子生　癸丑直隸
巡按王朝用言屯田舊例私相賣買者軍民皆發極邊充

軍價業沒官行之已久人心帖服近因清軍御史鮑寬
奏請止令首正還主價不入官人不治罪遂致恣肆告爭
請如舊例從之 庚申金星晝見自去歲十一月至是日
光耀與日爭明 三月丙申 上出御製祭祀記一示九
十八道諭禮部凡內閣府部寺院翰林春坊及諸衙門各
令分給 四月乙巳先是户科都給事中董懷理言國初
軍餉多倚辦于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
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
無以耕也套為虜有虜反居內田反居外勢不敢耕也管
屯者猶按籍征賦計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無屯之利

有屯之害屯何自而興乎必責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邊境相度地形其田可以拓耕其田可以設備或創建衛所或增餙垣墻繪畫貼說具奏其屯丁或因土着或募新軍或從附近設法安置給以牛種暫免徭賦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計無踰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之難也官司利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之難也下場撲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之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

鉅萬何益軍需乎嘗考　祖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竈丁煎鹽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于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鹽使不行也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而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鹽賤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宜定正鹽一引價或伍錢或四錢餘鹽一引或一錢五分或一錢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邊中納正鹽給以引目下場關支餘鹽給以小票商自收買每正鹽一張許中餘鹽三四張以盡收為度如此則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竈未有商竈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得

旨限三月內查報

臣按屯鹽利害關於邊儲至正德末而兩法俱壞邊儲告匱久矣往時談者類皆苟且無當惟董懷理一疏曲盡事情使司屯司鹽者如其說豈非富強之大計乎而終未見其克復舊制豈狃於因循之過乎可慨已

丙午詔旌表神武左衛舍人許紳繼妻葉氏貞節葉氏以家貧夫婦相携投通州探親不遇紳病死于道葉氏守死慟哭絶食十有餘日人往来看采而饋之食並拒不受竟死夫傍　五月戊寅内苑先蠶壇蘭成進綵　南京户部尚書許誥卒謚莊敏誥靈寶縣人前吏部尚書進之子志

氣象邁行誼修業所著有通鑑論編易五書管見太極論道
統源流雖未臻要理而篤志好學益振其家聲云　癸巳
上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　宣宗章皇帝閱
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孚敬
等次日孚敬等具疏稱謝　上報聞　甲午初禮部左侍
郎黃綰至大同左右隨從悉用大同人宗室軍民迎道訴
官軍暴掠投牒且數百綰絕不問叛軍事衆心稍安有闕
鈛韓源楊月者為叛卒使虜會事平留虜中至是鈔自虜
歸綰執而付之法反側子遂藉藉有流言綰因大集軍民
諭以禍福責其怙亂衆誓無布又有請招源月歸者恐留

虜遺禍縉曰此輩悉虜奴何能為中國患是時諸叛卒方
挾虜以恐喝內地要中國招之已而聞縉令大沮往往向
數卒訴虜虐已號泣而去百姓知縉足恃凡前罹叛卒害
者始稍至陳牒縉徉不應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陰覈實
刻期遣卒四捕獲首惡王福勝等有尚欽者曾殺一家三
人懼不免夜乃鳴金倡亂無一人應者遂設擒縉出未獲
首惡郭經等名畫形懸榜以捕于是鎮城軍民始欣欣鼓
舞知不復為詿誤累矣縉乃上疏言大同之所以屢變者
始由於情罪不明終成于猜疑不解臣于王福勝則設法
密擒以正典刑於郭經等則書名畫形榜示擒捕人患其

急而走虜爲彊圉憂不知此輩非能使虜去來令若縶之使來貸之則失刑殺之則不信不如聽其自逃而熟其不獲脫者俾其不敢入鎮城斯善矣部覆如議繼又疏編次保甲令其互察奸宄仍立社學令軍民子弟擇師以教作興禮義之風以潛銷非僻之習部以所奏實防邊俗要務從之

臣按邊鄙之內叛卒縱橫虜情叵測故軍民無所倚又有從叛卒者叛卒有所恥又有唱軍民者皆不得其人以控制之則內外交亂何有紀極大同川原平衍逼近套虜而虜易入寇最難守者前無論已即嘉

靖元年以告粮之故而致衆之譁譟提督欲狥之兵部欲撫之卒從提督時循情罪易明而情疑未起也黄綰一至軍民投牒以訟叛卒矣叛卒使虜以危軍民矣使其先問叛卒則從叛者人皆自危將鼓衆以為亂又使誅叛不盡則首亂者各有固志將歲月之淹留未可旦夕底平也縱則始而不准投牒既以安衆人之心終而密授賊官遂以得首從之實首惡者誅之未獲者畫形以捕之使虜者不退而聴之卒之王福勝授首褚淵擒拏號泣而軍民莫安昔人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也繼又編保甲立社學令奸宄

無所容而軍民漸消其非辟門是真得防禦久安之策者其大同之長城乎今寧夏之亂非大同比前有黃河後枕賀蘭其險何如也果陽哱賊智勇兼全其黠何如也鉤引北虜套虜爲左右手非餽源楊肜爲虜所暴虐者其勢何如也中國乃泄泄然曾無如縮之鎮靜如縮之容諜虜以計欺我而遽欲撤兵寧不抱杞人之憂乎

六月丁酉總制三邊唐龍奏二月間虜囚吉囊俺答入犯延綏副總兵梁震等帥師敗之于偏頭關斬首五十三級奪獲甚衆　上嘉諸臣勞獸命賞龍等有差　己亥西苑

河東亭榭成　上親定額名　辛酉南京守備太監李瓚等奏南京　太廟災前後殿及東西廡神廚庫俱燬　上曰南京祖宗重地宗廟尤重朕聞災變不勝驚惕諸司有事關修省者各條具以聞　七月丁卯　上以南京廟災是日子刻行告天禮於殿陛畢即詣太廟恭慰神御　先是　上諭內閣曰慰廟之禮有謂必待擇日齋沐乃可舉行此禮之常者今因災而祭禮之變也譬之人或遇災子必奔諸父母所以慰安之奚待正衣冠而後行卿等宜知之　丁丑先是　上諭內閣曰祖宗御容寶訓實錄宜有尊崇之所命內閣同工部諸臣建造南內　上親臨宗勘

如南京齋宫用磚石圜甃閣上奉 御容閣下藏訓錄
八月乙未直隷巡按李禩奏鳳陽連歲旱疫民多亡徙請
勑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給以牛種督勸耕墾仍免其
逋負歲祲則量加賑濟户部奏墾田勸課之法宜通行天
下從之 丙申先是各邊鎮守太監及總兵等官俱有養
廉地土已奉旨退還時武定侯郭勛請仍給之大同巡撫
樊繼祖言前項地土給民佃種徵租濟邊不得復與從之
直隷巡按李禩言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
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軍衛且運且操勞苦爲甚且
陵寢高墻皆在其地而又無城池之限其見在巡守者僅

二千耳卒然有警誰與禦之請遣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
一以備緩急報可　丁未召禮部尚書夏言至平臺令宣
示各衙門議南京建廟事宜衆議以南京原有奉先殿其
朝夕香火自當合併供奉如常從之　九月丙寅初　上
于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為祭祀齋居之所至是訖
工命輔臣以詩紀其事張孚敬李時各上五言詩四章
辛未　上擬建九廟議于太廟南左為三昭廟與　文祖
世室而四右為三穆廟　上以世室當隆其制夏言等議
世室前殿視群廟崇四尺有奇寢殿視群寢崇三尺有奇
上報允　十月辛酉真人邵元節得請馳驛還山中途

奏魯橋驛驛丞矯抗、李員外懸內閣牌役為其舟人侵傷乞賜懇究、 上命錦衣衛逮驛丞及李員外赴京聽問李員外者大學士李時弟收也元節為不知者而奏之時上章引罪言舟中乃臣婿知臯縣知縣劉永準遣送臣女舟也女痼疾思歸因弟收之便遂以附之而家人無知輒懸內閣牌臣雖不知臣之罪也 上令安心供職元節復上疏乞賜臣退伏山林得旨卿毋以小人欺辱之故遂違命、命選風力官齎勑促令就道仍令撫按趣之

臣按李時輔臣也元節術士也李收輔臣之弟部屬之吏也古云鼠竊尤有耳況收為手足乎元節恃寵

夌人敢干疏劾而干驛丞乎何有以是知左道之人不可輕寵而元節無知乃一至是也終之去其封號而削其屬籍則一時之榮何足恃焉

十一月甲子兵部覆侍郎徐問奏陳武備八事一預簽兵以重聲勢言順天所屬霸州文安等處人多勇悍諳弓馬間聚為寇宜令有司籍為鄉兵給以器械而時時操習之有警具奏調用無事不得差占二練外兵以為羽翼言山東山西陝西等衛俱為直隸而設德州寧山潼關是也承平既久徒存虛名宜令清查其間逃故者勾補老弱者汰去而以丁壯者分為二班募教師訓練擇人統領三防剿

達官以需調用言保定各衛達官雖服王化夷性尚存宜
令廵撫加意撫恤不必拘以常操而于霜降開操之日試
其武藝量加犒賞即有小警不得輙調旣以消其携貳之
念而又畜其敵愾之勇四區屯丁以防虜患言宣大陜
西各邉近郊荒棄屯地宜查勘種地丁民有城堡頹壞及
近虜丁少可併者亟為合併修葺五經畧邉關以防黠虜
言居庸紫荆等關皆虜所窺伺者乞勅諸臣躬視險隘有
傾圮低薄者隨時增繕六鞭策武臣以奬自效言軍職有
犯常人監守自盜律該斬絞者俱發邉方立功此例但當
行于腹裏地方若宣大陜西有犯不必定發他處俱聽軍

門酌量聲息調遣殺賊有功即與末減屢試不效乃從重治七專責委以杜聚寇言兩京諸省設兵備江防海道等官以弭盜近來趨承撫按營理他務以需遷轉宜令于原設要地駐劄簡練兵勇聯屬保甲以弭盜安民為功不得仍襲舊弊養寇成亂八專內治以杜釁端言兩廣雲貴蠻夷驁獗常為爭忿守邊將吏不能撫馴遇有小警輒議征勦往往賊未得而貽毒于民自今宣威示信一切自治而慎防之如各夷自作不靖在兩廣則行鵰勦之法在雲貴則行招撫之法如貪功幸事擅開邊釁者罪無赦　上允議

丙寅　上諭張孚敬曰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堂牌

額未懸令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爲畫于是孚敬等恭詣恭默室觀龍馬神龜丹鳳三畫復謨賜觀文華殿頌及詩以進　上優詔答之　辛未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命和賛佐戒進之辭孚敬等恭和之留覽　辛未初郭勛以張永故有憾楊一清乃秉霍韜劾奏一清使永奴朱繼宗告永弟容爲飛語流禁中容與一清俱得罪繼宗宥不問自是告訐之風遂熾容被奴告者三郭勛思以傾容主使閻紀令其請奏後從重問報中外大悅而告訐者少衰　癸未侍讀學士廖道南

進九五齋恭默室頌二通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典從之
甲申輔國將軍成鐫上疏言雲中叛軍之變實貪官酷
吏激而成之乞清仕途誅貪酷疏甚剴切下吏部覆奏言
今日之弊誠有如成鐫所言者自今撫按考察各務自
行體訪毋得假手雷同所註考語必鑿鑿據實如某貪必
指其通賄科罰之跡某酷必指其非法虐害之刑某賢必
著其奉公守法之畧某老疾罷軟不及不謹必書其誤事
廢政之由庶可得其實矣得旨允行
嘉靖十四年乙未春正月壬戌朔召輔臣張孚敬李時武
定侯郭勛尚書汪鋐夏言至文華殿示以御製元旦詩一

章命賡之甲子上以天降瑞雪諭閣臣暨禮官言今日欲與卿等一見但蒙天賜時玉耳禮部尚書夏言言以時玉語璽實前所未道足為文訓因作天賦時玉賦以獻上曰卿賦以重君言具見忠愛壬午上諭張孚敬曰今擬建文祖廟為世室則世廟宇當避孚敬曰似不可改文世室須別為名耳訓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世室稱太宗廟最當其餘群廟不用宗字上曰群廟何稱孚敬言皆以為當用本廟號他日遞遷更牌額可也時曰不若用昭穆字若曰昭一廟昭二廟昭三廟穆亦如之免遷易牌額上以為然欲加一字為昭第一廟復問孚敬

言如何二臣謂仍用本廟號為重從之 二月乙亥始分建九廟改建世廟遣武定侯郭勛行祭告禮奉安祧廟神主于奉先殿 丁未直隸提學方一桂請禁華冠服之非制者 上嘉其言詔出榜曉諭但有犯禁幷製賣者即執送法司問罪 己酉編修唐順之請回籍養病 上曰順之方改史職又屢校對訓錄何輒以疾請令以原職致仕永不起用 庚戌禮部以大行莊肅皇后謚為請 上命會議爭謚以為宜用二字四字 夏言李時以為太少玉通相以莊肅作配武宗似應 體霍韜以為累朝事例今日所當遵 上不悅以事嫂無如事母之理再議遂用六字

孝靜莊肅惠安毅皇后

臣按 武宗君臨十有五年而 莊肅皇后與之母儀天下今其薨也遵累朝之例為一體之規如再謂相權衡所議是矣即如孚敬繼統不繼嗣則大統皇后獨可議減乎二字四字與六字皆在皇后之下矣可減則皇后亦當別乎孚敬知遂 世廟而忘 武宗似不可以為訓也觀 世宗他日之言曰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于禮部爭執則 世宗固已心非之

三月丁卯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華殿西室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以其須重有

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為人師範

文章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　上問前顧鼎臣教習

如何曰老成停當　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

院尤為緊要因博議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孫賢尤

德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非考察未免虧人

孚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　上曰鋐終違事宜看

新作尚書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　上

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孚敬曰午朝驟難復不若時嘗宣

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

人賢否　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敝無不覺者臣

等亦在廁侍班 上曰也若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

臣按庶吉士之選為儲輔計也使教習者徒以文辭為重則所得必非厚重之器午晚劄之設為諮訪計也使侍班者徒以大臣為能則所議必多迎合之失我世宗以德行者可以為師範而於科道官亦欲同侍其見遠矣昔成周輔相左右前後要皆正人而問其為職則惟德義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奏事有失輒諫意正相同盖有得于古帝王之懿訓乎

丁丑 上以祀天重器始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為賦以紀之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

述詩一章序一篇鋟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爲御作詩
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數以事相左遂成隙上疏相
攻　上手諭勛褒其祇慎勉其恊恭以稍蔔任於鋐則責
其動有紛擾甚負委任仍以自今宜親君子遠小人勿效
前爲戒之　辛巳大學士張孚敬以疾給假　上曰孚敬
欲求靜養非盡屏諸務其何能靜養時曰此未疾也刻日
可愈　上曰孚敬閣中專次卿與予否時曰機務至重臣
豈敢不爭第孚敬至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
不從　上曰昔楊一清亦彼性是如此且如莊肅皇后謚
號即用十二字何處乃至於禮部爭辯時曰孚敬亦止以

弟嫂與亍毋不同亦是忠愛　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
耳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恣意內閣缺人朕欲取舊老
費宏來與卿相處如何時遜謝稱善又問太倉積貯時曰
聞頗充羨由革冗員多也　上曰此是即位詔書所革乃
楊廷和之績不可泯者廷和殊有才第非輔弼器耳　甲
申寧夏鎮巡張文魁等奏虜因吉囊俺答等糾集大衆于
河西花馬池等處住牧意圖入寇本鎮與武營併延綏乾
溝一帶邊墻俱應修築第該鎮官軍勞憊已甚不任興作
乞照楊一清議量起內郡民夫充役及發帑銀濟用更調
鄰鎮兵馬併力備禦報可　四月辛卯張孚敬以疾在告

上遣中官齎藥餌及手扎諭之曰昨李時具言卿病若
狀朕惟近古之君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數味
自飲輒效茲為卿擇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為一服以地
得愈庶慰朕念亦見朕意　乙未初薦新麥于內殿賜百
官麥餅張孚敬李時奏曰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落夾者
相沿佛氏之說于禮無據及考月令是月薦麥寢廟蓋重
五穀之先以薦新也茲蒙　聖諭仰見　皇上據經折禮
不囿故習得先王遺意可垂萬世請着為令　上許之
先壬辰　上親策貢士於奉天殿至丙申錫貢士韓應龍
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日讀卷畢降　聖諭曰其比一

卷正合題意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卷說仁甚
之禮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卷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可
以保治矣其上二卷泛泛而濡于行其下二卷却讜雖與題
不合然言及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是科所得孫陞趙
貞吉敖銑馬從謙薛應旂劉繪王維楨曹亨

臣按史臣謂自有制科以來朝廷策士未有親承聖
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夫制科之策乃臣子見君第
一義是先資自獻以成其信者往時皆出于廷臣所
評然不若　聖明親問親閱可以裨啟沃而廣設施
世廟經筵日講義理漸融政體漸熟故評品各得

其當吁學之有係於君也大矣

乙亥遼東巡按曾銑按部聞遼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捐榜安撫凡衆所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操守如故于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遊擊高太恩自投于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上書城守九門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諠譁者遂參都指揮劉尚德進迎呂經失撫字狀而為亂軍乞原都察院以銑議欠當欲求為首者以正其罪兵部終以銑議為是請即懸榜安諭操備如故其開端數人聽巡按查實速問　上從部議　丙午遼東巡撫呂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衣都指揮袁璘素諂事經擬扣諸軍月

糧草料為飾裝其悍卒于蠻等狃遼陽前事鼓衆倡亂
知縈獄張孝兒忿經迺刼出獄率衆持挺排院門而入執
經數其罪同媢婦桎梏之凡公牒私箋縱火爇之延燒公
署及儒學俱燼取經窘辱備至復縶于獄遼府管糧郎中
李欽吳及鎮守太監王純具奏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
之變固生于有激今重復者後皆已改正矣乃習然而起
誰復激之此于法不宜復寬貸請令新巡撫韓邦奇省兵
壓境取其首惡兵部請遣官逮經及有罪者下御史逮問
止邦奇毋行是時撫順指揮劉雄因掊克歛忿亦為部卒
王經等所困衆脅指揮董震等以激變聞詔鎖繫指揮胡

承恩代雄㕘軍操守如故 庚戌改遷功臣姚廣孝牌位于大隆善寺祀典仍舊 癸亥增設七廟樂官樂舞生 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鄒昊卒昊寧夏人為御史時忤逆瑾降真定府推官瑾敗陞四川僉事督兵勦藍廖等賊于大埡山以功累遷四川巡撫逵賊犯松潘昊擊走之加俸一級又以討平楚蠻普法惡及松潘番端竹白等功陞右都御史蔭一子錦衣百戶後坐天全土官高繼恩與民爭地讐殺事御史黎龍劾昊逮京下獄令 上登極釋獄復職當時名臣如楊一清胡世寧李承勛皆薦其可當大任而不為新貴用事者所喜故未盡展其蘊云卒賜祭葬如

例　甲子先是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奏理鹽法、至是都御史馬卿周金各議餘鹽裁革不如收買爲私官買不如商買爲便鮮價不如開邊爲鹽照票不如開引可行或以餘鹽不可過額引目不可增刷鹽銀不宜解邊于是戶部覆言朝廷設立鹽課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額遇私販以通官鹽乃祖宗立法之正假額課以蕩餘鹽定今日救弊之宜欲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販必至于盛欲借收餘鹽則旱澇難齊而邊引不免於壅滯夾帶餘鹽律有明禁增刷引目則于祖制有違中鹽自有引目別立票照則與引目相背官爲收鬻不若聽商收買簡易可行議實

盡數開邊切恐天時人事不同將来難然議入從之　癸酉錦衣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擬駕帖非膝眞是詐為以脫經復躁亂擁經併官校悉置廣寧獄總鎮等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巡按曾銑遣人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于是銑乃劾諸軍及總鎮等官疏下兵部議侍郎林庭㭿請親詣廣寧訪捕報可　六月庚子太常寺卿張鶚請設特鍾特磬以為樂節宮縣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備鍾律禮部以特鍾特磬所謂金聲玉振也誠宜時設至宮縣古制廟廷未便不得再更惟候元氣則為作樂之本請築室圜丘外垣隙地選天文生知曆候者往相其處

侍有次第委官考驗從之　癸丑啓祥宮成侍講學士劉
道南撰頌以獻　上優詔答之　七月辛酉致仕戶部尚
書李瀚卒瀚沁水人以風裁自持不畏強禦所至以嚴正
見憚然持法平恕人亦無怨言卒贈太子少保　己卯御
史魯翀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唐龍刑部尚書顧賢戶
部左侍郎張雲刑部左侍郎陳璟工部右侍郎井為霖大
理寺卿王綖國子監祭酒吳惠南京太常寺卿洗光并肅
巡撫趙戴各不職狀詔覆議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留
用　上覽之不悅召大學士李時諭之曰年來言路不開
外庭咸歸罪于張孚敬殊不知科道官陳奏大段多私今

覆此疏亦私意也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才 上曰人才固當愛惜須有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譽之且龐龍何如人也時曰誠篤 上曰第遲鈍耳南京參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事府聶賢何如時曰無過 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沈光俱覺衰耄宜令致仕聶賢宜令自陳以全體貌

上又問王紀何如時曰清介第過執 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昔任湖廣朕自潛邸知之盖亦何碍趙禾之流留之無用時曰恐公議未允 上曰如此則外調之 上後諭及張雲謂誠慤其為人所謂有林趙戴謂無過 上曰此三人悉留用之 上又曰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

忝厥職此可謂南京翰林院中用之翌日遂詔瓊等敘

壬午遣中官齎手勑賜大學士費宏宏疏謝言朝政莫先于用人而進退為最重民物必在于寬恤而守令為最急惟 聖明特加之意臣尚當日有所陳 上以覽御日有所陳之言深慰朕心凡事卿當獻正閑邪匡朕不逮

臣按嘉謀嘉猷入告于爾后此輔臣職也我 世廟勵精圖治孜孜弗及惟恐正道遠而身陷于邪一聞費宏日有所陳之言不勝欣慰而尤奬其匡救古帝王虛懷延訪之誠不是過矣宜其赫然中興也歟

甲申遼陽廣寧亂卒趙劓兒于蠻兒聞侍郎林廷棉將至

自懼不免合謀脅衆為亂俟廵撫至開城門要赦恩及給賞如大同例廵按曾銑密刺首惡名潜授方畧遼陽令誅總兵李鑑等廣寧令備禦韓承恩等撫順令備禦胡承恩等刻期擒捕于是劉見蠻兒及王經等同日被獲銑因具奏言遼東之事其始也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其既也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跳大法不可假情不可縱往者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總將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稱戈歸之變啓之也盖小醜習于耳目自謂變亂命臣賊殺主帥不過如此我軍何忌焉今宜會

議欽差大臣嚴實悉從重究毋事姑息則義行而仁盡焉矣詔如鉷議謂鉷設策弭亂忠藎可嘉特宥京錄贈卹

乙酉吏科給事中楊僎言革除之變若鐵鉉張忱陳迪齊泰卓敬胡子昭景清練子寧黃子澄方孝孺均能以義自裁宜各追贈錄其子孫夏言以齊泰黃子澄誤國有罪之人僎不識忠詐寔難准議　上責僎姑宥之

臣按殷之頑民周之忠臣也齊泰黃子澄忠于建文以死自盡氣節貫日月蓋耿耿不磨者迄今百有餘年正當追䘏錄後如楊僎所疏者迺夏言以為不識忠詐而且目為誤國有罪此為誤國誰為愛國此為

有罪誰為無罪不惟無以表幽魂而且無以激後世

宜後之不得其死也使如言所議則 成祖當言

于澄若在吾當用之豈有欲用于 成祖之時而顧

忌于 世宗之日者耶人以言為知禮臣以言為讜

八月庚寅 上召大學士費宏至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

一諭以盡心供職有聞入告賜白金五十兩大紅紗麟衣

一襲 丙申 上初諭禮部尚書夏言以朕宮左右小殿

東所見并西義書史欲懸以牌卿其擬名來聞言恭擬左

曰端凝右曰懋勤 上覽而悅之曰卿所擬取端冕凝旒

懋學勤政意義甚善賜以金帛 庚子先是貴州鄉試附

干雲南道里不便禮科給事中田秋建議欲該省開科雲南四十名貴州二十五名 乙未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至曰今日閒暇朕出遊召卿等來蓋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忙詩 上跋其後述王業以農功為重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咏豳風圖長句東西小亭二碑上自製文述創業艱難之故而自儆尤切 上曰朕志在恤民即令工作亦非得已如四郊七廟奉天奉 祖兩宮等皆當營建過此即無事矣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為誰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曰鏌處兩

廣亦是後来王守仁却未是 上曰守仁徒虚名耳遂陞
鏜兵部尚書仍兼前官時曰遼東頃用馬永甚好宏曰聞
家丁三百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資
不專在勇時曰然遼東初定須用有才智者如永甚好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于道側非禮令宏等相北闈口設祠
宏曰 上無時不敬與堯舜同 上曰堯舜生知豈朕可
及但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朕猶未盡宏曰此不自滿假即
堯舜之心也宏因勸 上保養聖躬 上曰在清心寡慾
又諭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昔與李時夏言評品群臣
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似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

簡用或未當仍須執奏咲曰頃有臣京衆朝欲幸 上褒
任者舊至洽可成、上曰舊臣止缺及宏任崢等謝褒祐
不足以副眷用 上命賜酒飯出送起鋐三遷總納 於
月巳未罷吏部尚書汪鋐下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曹𨒪獄
詔拷訊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曹逵等各一級調外任用
先是宗鎧應奎交章論鋐姦邪誤國擅立威福乞賜顯斥
鋐上章自理 上慰留之咻逵相繼復劾之不聽 上召
費宏李時諭曰鋐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復立朝班二
臣以大工未完請留之 上曰鋐邪佞詭隨留之無益第
言者不已而鋐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 上意

諷銘鍨始引疾賜還乃出劉琳等疏責諸臣迭救降級有差　十月辛卯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奏命祭告　祖陵因獻　祖陵頌十章詔留覽　壬辰錄平遼陽廣寧功陞巡按曾銑為大理寺右寺丞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賞有差　戊申少師費宏卒詔贈太保謚文憲宏鉛山人當正德中入內閣與東陽楊廷和協政時四方群盜充斥以次削平宸濠請復護衛時錢寧為內援賂遺狼籍宏策其必叛執勿與濠深憾之以計傾焉宏遂去　上即位首詔召宏進少保入閣修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宏懇疏辭免時水旱相仍宏條陳究荒十事　上嘉納

之又請論逋負藏太僕馬價十五以輕貢之羨給濟邊
安大同叛軍皆宏謀也　上嘗製咏春詩及四景詩賜宏
和　上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德詩題其銜為內閣掌參
機政輔導首臣其見任如此丁亥以疾去陛辭予敬歸起
宏于家為至見便殿　上親勞之賜御書一文曰舊輔元
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無何卒　上痛悼輟朝卹
典之厚諸大臣莫得比焉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
持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　庚辰以科道
缺人疏請行取內外考選得旨以給事中御史乃朝廷耳
目之官邇年所選多浮薄新進之士輕率妄言有乖政體

今次務求醇篤老成諳事體者、

臣按耳目之官凡朝政得失生靈利病皆得指陳轉愈所謂言行道亦行者彼浮薄之士喜紛更苛刻之政新進之徒無博聞廣覧之知國家其何賴焉我世廟欲以醇篤老成諳練事體者充之醇篤則存心忠厚老成則持重不茍諳練則機宜周密使朝廷養和平之福而宇內享寧安之慶者必斯人也旨哉言

十一月庚辰孔子之後在衢州者曰彥繩正德中世襲翰林博士在儀封者曰承寅緣彥繩例詔授學正奉祀十二月戊子河南巡撫簡霄上言田旣丈量則貧民有糧無

地者得以免賠償之苦而富民有地無粮者難以逐欺隱之私宜熟議其便除未經丈量者照舊徵派外丈量已定悉從新制中間若有富民增粮過多屢行懇告者委官查勘虛踏或將欺隱田地丈量均派或將減賦等則量與增加或將輕減錢粮量移抵補務使貧富適均不至偏累戶部覆議從之請通行天下但有詭寄兼并者告發改正不許一槩丈量致生紛擾

兩朝憲章錄七卷終